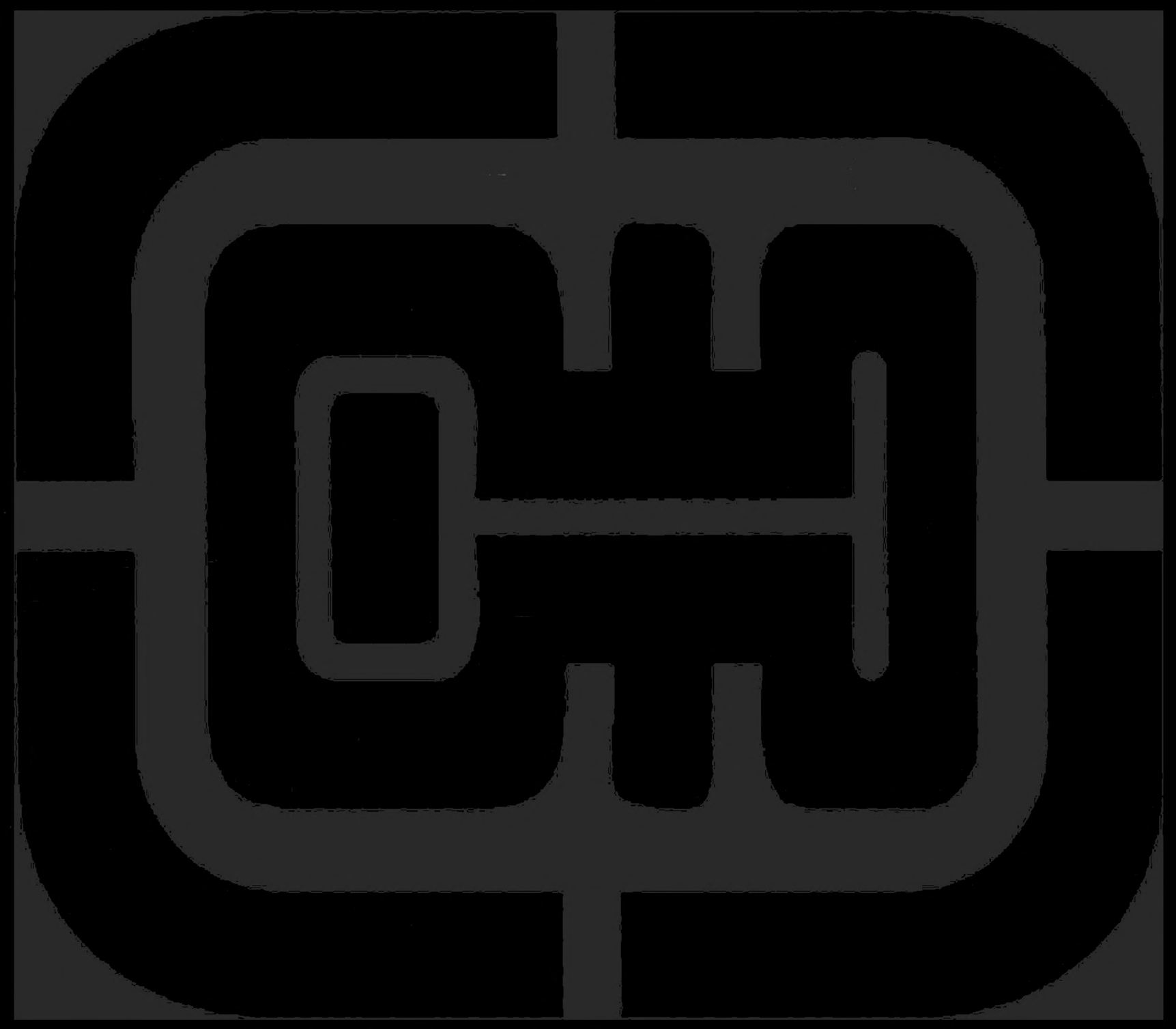

帝紀第五　北齊書五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　撰

廢帝

廢帝殷字正道文宣帝之長子也母曰李皇后天保元年立爲皇太子時年六歲性敏慧好學反語於跡字下注云自反時侍者未達其故太子曰跡字足傍亦爲跡豈非自反耶常宴北宮獨令河間王勿入左右問其故太子曰世宗遇賊處河間王復何宜在此文宣每言太子得漢

家性質不似我欲廢之立太原王初詔國子博士李寶鼎傳之寶鼎卒復詔國子博士邢峙侍講太子雖富於春秋而溫裕開朗有人君之度貫綜經業省覽時政甚有美名七年冬文宣召朝臣文學者及禮學官於宮宴會令以經義相質親自臨聽太子手筆措問在坐莫不歎美九年文宣在晉陽太子監國集諸儒講孝經令楊愔傳旨謂國子助教許散愁曰先生在世何以自資對曰散愁以來不登變童之床不入

季女之室服膺簡策不知老之將至平生素懷若斯而已太子曰顏子縮屋稱貞柳下嫗而不亂未若此翁白首不娶者也乃賚絹百疋後文宣登鳳臺召太子使手刃囚太子惻然有難色再三不斷其首文宣怒親以馬鞭撞太子三下由是氣悸語吃精神時復昏擾十年十一月文宣崩癸卯太子即帝位於晉陽宣德殿大赦內外百官普加汎級亡官失爵聽復資品庚戌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皇后爲皇太后詔八州軍

人七十已上授以板職武官年六十已上及癃
病不堪驅使者並皆放免土木營造金銅鐵諸
雜作工一切停罷十一月乙卯以右丞相咸陽
王斛律金爲左丞相以錄尚書事常山王演爲
太傅以司徒長廣王湛爲太尉以司空段韶爲
司徒以平陽王淹爲司空高陽王湜爲尚書左
僕射河間王孝琬爲司州牧侍中燕子獻爲右
僕射戊午分命使者巡省四方求政得失省察
風俗問人疾苦十二月戊戌改封上黨王紹仁
爲漁陽王紹義爲范陽王長樂王紹廣爲隴西
王是歲周武成元年
乾明元年庚辰春正月癸丑朔改元己未詔竟
癸亥以太傅常山王演爲太師錄尚書事以太尉
長廣王湛爲大司馬并省錄尚書事以尚書左
僕射平秦王歸彥爲司空趙郡王叡爲尚書左
僕射詔諸元良口配沒宮內及賜人者並放免
甲辰帝幸芳林園親錄囚徒死罪已下悉免各

有差乙巳太師常山王演矯詔誅尚書令楊愔
尚書左僕射燕子獻領軍大將軍可朱渾天和
侍中宋欽道散騎常侍鄭子默戊申以常山王
演爲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以大司
馬長廣王湛爲太傅京畿大都督以司徒段韶
爲大將軍以前司空平陽王淹爲太尉以司空
平秦王歸彥爲司徒彭城王浟爲尚書令又以
高麗王世子湯爲使持節領東夷校尉遼東郡
公高麗王是月王琳爲陳所敗薛嚴莊自拔至紹

州三月甲寅詔軍國事比日申晉陽事大丞相當
山王規笑壬申封文襄第二子孝珩爲廣寧王
第三子長恭爲蘭陵王夏四月癸亥詔河南定
冀趙瀛滄南膠光青兗州往因多蝗水頗傷時稼
遣使分塗瞻恤是月周明帝崩五月壬子以開
府儀同三司劉洪徵爲尚書右僕射秋八月壬
午太皇太后令廢常爲濟南王令食一郡以大
丞相常山王演入篡大統是日王居別宮皇建
二年九月殂於晉陽年十七帝聰慧夙成寬厚

仁智天保間雅有令名及承大位楊愔燕子獻宋欽道等同輔以常山王地親望重內外畏服加以文宣初崩之日太后本欲立之故愔等並懷猜忌常山王憂悵乃白太后誅其黨時平秦王歸彥亦預謀焉皇建二年秋天文告變歸彥慮有後害仍白孝昭以王當咎乃遣歸彥馳驛至晉陽宮殺之王薨後孝昭不豫見文宣為祟孝昭深惡之厭勝術備設而無益也薨三旬而孝昭崩大寧二年葬於武寧之西北謚閔悼王

初文宣命邢邵制帝名殷字正道帝從而忘之曰殷家弟及正字一止吾身後兒不得也邵懼請改焉文宣不許曰天也因謂孝昭帝曰奪但奪慎勿殺也

帝紀第五

北齊書五

此卷與北史同

帝紀第六

北齊書六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孝昭

孝昭皇帝演字延安神武皇帝第六子文宣皇帝之母弟也幼而英特早有大成之量武明皇太后早所愛重魏元象元年封常山郡公及文襄執政遣中書侍郎李同軌就霸府爲諸弟師帝所覽文籍源其指歸而不好辭彩每歎云雖明聿之師左驂震而不明以爲能遂篤志讀漢

書至李陵傳恒壯其所爲焉聰敏過人所與遊處一知甘不家諱終身未嘗誤犯同軌病卒又命開府長流參軍刀柔代之性嚴褊不適誘訓之宜中被遣出帝送出閤慘然斂容淚數行下左右莫不歔欷其敬業重舊也如此天保初進爵爲王五年除并省尚書令帝善斷割長於文理省內畏服七年從文宣還鄴文宣以尚書奏事多有異同令帝與朝臣先論定得失然後敷奏帝長於政術剖斷咸盡其理文宣歎重之八年轉司空錄尚書事九年除大司馬仍錄尚書時文宣溺於遊宴帝憂懼表於神色文宣覺之謂帝曰汝今次在我何爲不縱樂帝唯唏泣拜伏竟無所言文宣亦大悲抵盃於地曰汝以此嫌我自今敢進酒者斬之因取所御盃盡皆壞棄後益沉湎或入諸貴戚家角力批拉不限貴賤嘗山王至內外肅然帝又密撰事條將諫其文王聞以爲不可帝不從因間極言遂逢大怒禎成后本魏朝宗室文宣欲帝離之陰爲帝廣

求淑媛望後其寵帝雖承旨有納而情義彌重
帝性頗嚴尚書郎中剖斷有失輒加捶楚令史
姦慝便即考竟文宣乃立帝於前以刀環擬脅
召被帝罰者臨以白刃求帝之短咸無所陳方
見解釋自是不許笞筆郎中後賜帝魏時宮人
醒而忘之謂帝擅取遂以刀環亂築因此致困
皇太后日夜啼泣文宣不知所為先是禁友王
晞乃捨之令侍帝帝月餘漸瘳不敢復諫及文
宣崩帝居禁中護喪事幼主即位乃即朝班論
太傅錄尚書朝政皆決於帝月餘乃居藩邸自
是詔勑多不關帝客或言於帝曰鷙鳥捨巢必
有探卵之患今日之地何宜屢出乾明元年從
廢帝赴鄴居于領軍府時楊愔燕子獻可朱渾
天和宋欽道鄭子默等以帝威望既重內懼權
逼請以帝為太師司州牧錄尚書事長廣王湛
為大司馬錄并省尚書事解京畿大都督帝時
以尊親而見猜忌乃與長廣王期獵謀之於野
三月甲戌帝初上省且發領軍府大風暴起壞

所御車幔帝甚惡之及至省朝士咸集坐定酒數行於坐執尚書令楊愔右僕射燕子獻領軍可朱渾天和侍中宋欽道等於坐帝戎服與平原王段韶平秦王高歸彥領軍劉洪徵入自雲龍門於中書省前遇散騎常侍鄭子默叉執之同斬於御府之內帝至東閤門都督成休寧抽刃呵帝帝令高歸彥喻之休寧厲聲大呼不從歸彥既爲領軍素爲兵士所服悉皆弛仗休寧歎息而罷帝入至昭陽殿幼主太皇太后皇太后並出臨御坐帝奏愔等罪狀伏專擅之辜時庭中及兩廊下衛士三千餘人皆被甲待詔武衛娥永樂武力絕倫又被文宣重遇撫刃思効廢帝性吃訥兼倉卒不知所言太皇太后又爲皇太后誓言帝無異志唯云逼而已高歸彥勑勞衛士解嚴永樂乃內刀而泣帝乃令歸彥引侍衛之士向華林園坐京畿軍入守門閤斬娥永樂於園詔以帝爲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相府佐史進位一等帝尋如晉陽有

詔軍國大政咸諮決焉帝既當大位知無不爲
擇其令典考綜名實廢帝恭已以聽政太皇太
后尋下令廢少主命帝統大業
皇建元年八月壬午皇帝即位於晉陽宣德殿
大赦改乾明元年爲皇建詔奉太皇太后還稱
皇太后皇太后稱文宣皇后宮曰昭信乙酉詔
自太祖創業已來諸有佐命功臣子孫絶滅國
統不傳者有司搜訪近親以名聞當量爲主後
諸郡國老人各授版職賜黃帽鳩杖又詔警正
之士並聽進見陳事軍人戰亡死王事者以時
申聞當加榮贈督將朝士名望素高位歷通顯
天保以來未蒙追贈者亦皆錄奏又以廷尉中
丞執法所在繩違按罪不得舞文弄法其官奴
婢年六十已上免爲庶人戊子以太傅長廣王
湛爲右丞相以太尉平陽王淹爲太傅以尚書
令彭城王浟爲大司馬壬辰詔分遣大使巡省
四方觀察風俗問人疾苦考求得失搜訪賢良
甲午詔曰昔武王尅殷先封兩代漢魏二晉無

慶茲興及元戶統歷不率舊章朕纂承太業思
弘古典但二王三恪舊說不同可議定是非列
名條奏其禮儀體式亦仰議之又詔國子寺可
備立官屬依舊置生講習經典歲時考試其文
襄帝所運石經宜即施列於學館外州大學亦
仰典司勤加督課景申詔九州勳人有重封者
聽分授子弟以廣骨肉之恩九月壬申詔議定
三祖樂冬十一月辛亥立妃元氏爲皇后世子
旦爲皇太子賜天下爲父後者爵一級癸丑

有司奏太祖獻武皇帝廟宜奏武德之樂舞昭
烈之舞世宗文襄皇帝廟宜奏文德之樂舞宣
政之舞顯祖文宣皇帝廟宜奏文正之樂舞光
大之舞詔曰可庚申詔以故太師尉景故太師
竇泰故太師太原王婁昭故太宰章武王厙狄
干故太尉段榮故太師万俟普故司徒蔡儁故
太師高乾故司徒莫多婁貸文故太保劉貴故
太保封祖袁故廣州刺史王懷十三人配饗太
祖廟庭故太師清河王岳故太宰安德王韓軌

故太宰扶風王司馬渾道元故太師高昂故大
司馬劉豐故大師万俟受洛干故太尉慕容紹
宗七人配饗世宗廟庭故太尉河東王潘相樂
故司空薛脩義故太傅破六韓常三人配饗顯
祖廟庭是月常親戎北討庫莫奚出長城虜奔
遯分兵致討大獲牛馬括揔入晉陽宮十二月
景午車駕至晉陽
二年春正月辛亥祀圓丘壬子禘於太廟癸丑
詔降罪人各有差二月丁丑詔內外執事之官
從五品已上及三府主簿錄事參軍諸王文學
侍御史逮尉三宮尚書郎中中書舍人每二年
之內各舉一人冬十月景子以尚書令彭城王
浟爲太保長樂王尉粲爲太尉己酉野雉栖于
前殿之庭十一月甲辰詔曰朕嬰此暴疾奄忽
無逮今嗣子沖眇未閑政術社稷業重理歸上
德右丞相長廣王湛研機測化體道居宗人雄
之望海內瞻仰同胞共氣家國所憑可遣尚書
左僕射趙郡王叡喻旨徵王統茲大寶其喪紀

之禮一同漢文三十六日悉從公除山陵施用
務從儉約先是帝不豫而無闕聽覽是月崩於
晉陽宮時年二十七大寧元年閏十二月癸卯
梓宮還鄴上謚曰孝昭皇帝庚午葬於文靖陵
帝聰敏有識度深沉能斷不可窺測身長八尺
腰帶十圍儀望風表迥然獨秀自居臺省留心
政術閑明簿領吏所不逮及正宸居彌所射
勵輕徭薄賦勤恤人隱內無私寵外收人物雖
治父位亦特進無別日昃臨朝務知人之善惡
每訪問左右冀獲直言嘗問舍人裴遵彥公議
論得失遵彥對曰陛下聰明至公自可遠人評
古昔而有識之士咸言傷細帝王之度頗爲主不
弘帝笑曰誠如卿言朕初臨苦均機慮不周悉故
致爾耳此事安可久行恐後人嫌陳蒲澤因被
寵遇其樂聞過也如此趙郡王叡與尉瑾侍
侍坐帝曰須拔我同堂第顯安我親姑子今序
家人禮除君臣之敬可言我之不遠顯安曰陛
下多妄言曰若何對曰陛下昔見文宣以馬鞭

撻人常以為非而令行之非上妄言耶帝撻其手謝之又使直言對曰陛下太細天子乃更似更帝曰朕甚知之然無法來必所整之以至無為耳又問王晞晞荅如顯安皆從容受納性至孝太后不豫出居南宮帝行不正履容色貶悴衣不解帶殆將四旬殿去南宮五百餘步雞鳴而去辰時方還來去徒行不乘輦輦太后所若小增便即寢伏閤外食飲藥物盡皆躬親太后常心痛不自堪忍帝立待牀前以不拍手心血流出神友愛諸弟無君臣之隔雄斷有謀于時國富兵強將雪神武遺恨意在頓駕平陽為進取之策遠圖不遂惜哉初帝與濟南約不相害及興駕在晉陽武成鎮鄴望氣者云鄴城有天子氣帝常恐濟南復興乃密行鴆毒濟南不從乃扼而殺之後頗悔悔初苦內熱頻進湯散時有尚書令史姓趙於鄴見文宣從楊愔燕子獻等西行言相與復讎帝在晉陽宮與毛夫人亦見焉遂漸危篤備禳厭之事或煮油四灑或持炬

兇逐言廣方出殿梁綱棟上歌呼自若了無懼
色時有天狗下乃於其所講武以厭之有鬼驚
馬帝墜而絕肋太后視疾問濟南所在者三帝
不對太后怒曰殺去耶不用吾言死其宜矣臨
終之際唯扶服床枕叩頭求哀遣使詔追長廣
王入纂大統手書云宜將吾妻子置一好處勿
學前人也

論曰神武平定四方威權在已遷鄴之後雖主
器有人號令所加政皆自出文宣因循鴻業內
外叶從自鄴及野群心屬望東魏之世寡國樂
推曾未朞月遂登宸極始則存心政事風化肅
然數年之間朝野安乂其後縱酒肆欲事極猖
狂賢邪殘暴近代未有饗國不永實由斯疾濟
南繼業太革其弊大風教粲然搢紳稱幸股肱輔
弼雖懷厥誠既不能贊弘道德和睦親懿又不
能遠慮防身深謀衛主應斷不斷自取其咎臣
既誅夷君尋廢辱皆任非其器之所致爾孝昭
早居臺閣故事通明人吏之間無所不委文宣

崩後大事前獘及臨尊極留心更深特人服其
明而識其細也情好稽古率由禮度將封先代
之胤旦敦學校之風徵召英賢文武畢集于時
周氏朝政移於宰臣主將相猜不無危殆乃騰
關亢害忠懷兼并之志經謀宏遠寔當代之明主
而降年不永其故何哉豈幽顯之間實有報復
將齊之基宇上存於斯欲帝大之天不許也

帝紀第六

北齊書七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帝紀第七

武成

世祖武成皇帝諱湛神武皇帝第九子孝昭皇
帝之母弟也儀表瓌傑神武尤所鍾愛神武方
招懷荒遠乃爲帝聘蠕蠕太子菴羅辰女號隋
和公主帝時年八歲冠服端嚴神情閑遠華戎
歎異元象中封長廣郡公天保初進爵爲王拜
尚書令三年兼司徒遷太尉乾明初楊愔等密相

疎忌以帝爲大司馬領并州刺史帝既與孝昭
謀誅諸執政還太傅錄尚書事領京畿大都督
皇建初進位右丞相孝昭幸晉陽帝以懿親居
守鄴政事咸見委託二年孝昭崩遺詔徵帝入
統大位及晉陽宮發喪於崇德殿皇太后令所
司宣遺詔左丞相斛律金率百僚敦勸三奏乃
許之
大寧元年冬十一月癸丑皇帝即位於南宮大
赦改皇建二年爲大寧乙卯以司徒平秦王歸
彥爲太傅以尚書右僕射趙郡王叡爲尚書令
以太尉尉粲爲太保以尚書令段韶爲大司馬
以豐州刺史婁叡爲司空以太傅平陽王淹爲
太宰以太保彭城王浟爲太師錄尚書事以冀
州刺史博陵王濟爲太尉以中書監任城王湝
爲尚書左僕射以并州刺史斛律光爲右僕射
封孝昭皇帝太子百年爲樂陵郡王庚申詔大
使巡行天下求政善惡問人疾苦擢進賢良是
歲周武帝保定元年

河清元年春正月己亥車駕至自晉陽辛巳祀
南郊壬午享太廟景戌立妃胡氏爲皇后子緯
爲皇太子大赦內外百官普加汎級諸爲父後
者賜爵一級己亥以前定州刺史馮翊王潤爲
尚書左僕射詔斷屠殺以順春令二月丁未以
太宰平陽王淹爲青州刺史太傅領司徒以領
軍大將軍宗師平秦王歸彥爲太宰北冀州刺史
乙卯以秦尚書令任城王湝爲司徒詔散騎常
侍崔暹鴻臚卿陳昭四月辛丑皇太后安氏崩乙
卯太宰二年爲河清降罪人各有差五月甲申
祔葬武明皇后於義平陵己丑以尚書右僕射
斛律光爲尚書令秋七月太宰冀州刺史平章
王歸彥據士反詔大司馬段韶司空婁叡計擒
之乙未斬歸彥弁其三子及黨與二十人於都
市丁酉以大司馬段韶爲太傅以司空婁叡爲
司徒以太傅平陽王淹爲太宰以尚書令斛律
光爲司空以太子太傅趙郡王叡爲尚書令中

青州刺史上言今月庚寅河濟清以河濟清

書監河間王孝琬爲尚書左僕射癸亥行幸晉陽陳人來聘冬十一月丁丑詔兼散騎常侍封孝琰使於陳十二月景辰車駕至自晉陽是歲殺太原王紹德

二年春正月乙亥帝詔臨朝堂策試秀才以太子少傅魏收爲兼尚書左僕射己卯兼右僕射魏收以阿縱除名丁丑以武明皇后配祭北郊辛卯帝臨都亭録囚降在京罪人各有差三月乙丑詔司空斛律光督五營軍士築戍於軹關壬申宣喜國遣使朝貢景戌以兼尚書右僕射趙彥深爲僕射夏四月并汾京東雍南汾五州蟲旱傷稼遣使賑恤戊午陳人來聘五月壬午詔以城南雙堂閨位之死迴造大揔持寺六月乙巳齊州言濟河水口見八龍昇天乙卯詔兼散騎常侍崔子武使于陳庚申司州牧河南王孝瑜薨秋八月辛丑詔以三臺宮爲大興聖寺冬十二月癸巳陳人來聘己酉周將楊忠師突厥阿史那木可汗等二十餘萬人自恒州分

爲三道殺掠吏人是時大雨雪連月南北千餘
里平地數尺霜晝下雨血於太原戊午帝至晉
陽己未周軍逼并州又遣大將軍達奚武帥衆
數萬至東雍及晉州與突厥相應是歲室韋庫
莫奚靺鞨契丹並遣使朝貢
三年春正月庚申朔周軍至城下而陳戰於城
西周軍及突厥大敗人畜死者相枕數百里不
絕詔平原王段韶追出塞而還辛酉修律令
班下大赦己巳盜殺太師彭城王浟庚辰以司空
解律光爲司徒以侍中武興王普爲尚書左僕
射甲申以尚書令馮翊王潤爲司空夏四月壬
卯詔兼散騎常侍皇甫亮使於陳五月甲子帝
至自晉陽壬午以尚書令趙郡王叡爲錄尚書
事以前司徒婁叡爲太尉甲申以太傅段韶爲
太師丁亥以太尉任城王湝爲大將軍壬辰行
幸晉陽六月庚子大雨晝夜不息至甲辰乃止
是月晉陽訛言有鬼兵百姓競擊銅鐵以捍之
殺樂陵王百年歸宇文媼于周秋九月乙丑封

皇子綽爲南陽王儼爲東平王是月歸閻媼于
周陳人來聘突厥寇幽州入長城虜掠而還閏
月乙未詔遣十二使巡行水潦州免其租調乙
巳突厥寇幽州周軍三道並出使其將尉遲迥
寇洛陽楊標入軹關權臣
令十一月
甲午迥等圍洛陽戊戌詔兼散騎常侍劉逖使
於陳田辰太尉婁叡大破周軍於軹關擒楊標
十二月乙卯豫州刺史王士良以城降周將權
景宣丁巳帝自晉陽南訪己未太宰平陽王淹
薨壬戌太師段韶大破尉遲迥等解洛陽圍丁
卯帝至洛陽免洛州經周軍處一年租賦赦州
城內死罪已下囚己巳以太師段韶爲太宰以
司徒斛律光爲太尉并州刺史蘭陵王長恭爲
尚書令壬申帝至
減降罪人景子幸鄴至己酉洛陽旦震高麗靺
鞨新羅並遣使朝貢山東大水飢死者不可勝計
詔發賑給事竟不行
四年春正月癸卯以大將軍任城王湝爲大司

馬辛未幸晉陽二月甲寅詔以新羅國王金真興爲使持節東夷校尉樂浪郡公新羅王六十中以年穀不登禁酤酒己卯詔減百官食禀各有差三月戊子詔給西兖梁滄趙州司州之東郡陽平清河武都冀州之長樂渤海遭水潦之處貧下戶粟各有差家別斗升而已又多不付是月彗星見有物隕於殿庭如赤漆鼓薨小鈴殿上石自起兩兩相對又有神見於後園萬壽堂前山穴中其體不辯其面兩齒絶白長出

於脣帝直宿嬪御已下七百人咸見焉帝又夢之夏四月戊午大將軍吏來安王婁叡坐事免乙亥陳人來聘太史奏天文有變其上有皇后易王景乎乃使太宰段韶兼太尉持節奉皇帝璽綬傳位於皇太子大赦改元爲天統元年百官進級降罪各有差又詔皇太子妃斛律氏爲皇后於是群公二尊號爲太上皇帝軍國大事咸以奏聞始將傳政使內參乘子尚乘驛送詔書於鄴子尚出晉陽城見人騎隨後忽失之尚未至

鄴而葬言已布矣天統四年十二月辛未太上
皇帝崩於鄴宮乾壽堂時年三十二尊曰武成
皇帝廟號世祖五年二月甲申葬於永平陵

北齊書七

帝紀第七

此卷與北史同

北齊書八

帝紀第八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後主

幼主

後主諱緯字仁綱武成皇帝之長子也母曰胡
皇后夢於海上坐玉盆日入裙下遂有娠天保
七年五月五日生帝於并州邸帝少美容儀武
成特所愛寵拜王世子及武成入纂大業大寧
二年正月景式立爲皇太子河清四年武成禪

位於帝、
天統元年夏四月景子皇帝即位於晉陽宮大
赦改河清四年爲天統丁丑以太保賀拔仁爲
太師太尉侯莫陳相爲太保司空馮翊王潤爲
司徒録尚書事趙郡王叡爲司空尚書左僕射
河間王孝琬爲尚書令庚寅以瀛州刺史尉粲
尚書僕射趙彥深爲左僕射六月壬戌彗星出
文昌東北其大如手後稍長乃至天餘百日乃
滅己巳太上皇帝詔兼散騎常侍王季高使於
陳秋七月乙未太上皇帝詔增置都水使者一
人冬十一月癸未太上皇帝至自晉陽己丑太
上皇帝詔改太祖獻武皇帝爲神武皇帝廟號
高祖獻明皇后爲武明皇后其文宣謚號委有
司議定十二月庚戌太上皇帝狩於北郊壬子
狩於南郊乙卯狩於西郊壬戌太上皇帝幸晉
陽丁卯帝至自晉陽庚午有司奏改高祖文宣
皇帝爲威宗景烈皇帝是歲高麗契丹靺鞨並

遣使朝貢河南大疫

二年丙戌春正月辛卯祀圓丘癸巳祫祭於太廟詔降罪人各有差景申以吏部尚書尉瑾爲尚書右僕射庚子行幸晉陽二月庚戌太上皇帝至自晉陽壬子陳人來聘三月乙巳太上皇帝詔以三臺施興聖寺以旱故降禁囚夏四月陳文帝殂五月乙酉以兼尚書左僕射武興王普爲尚書令己亥封太上皇帝子嚴爲東平王仁弘爲齊安王仁固爲北平王仁英爲高平王仁光爲淮南王六月丁卯太上皇帝詔兼散騎常侍韋道儒聘於陳秋八月太上皇帝幸晉陽冬十月己卯以太保侯莫陳相爲大傅大司馬任城王湝爲太保太尉婁叡爲大司馬從馮翊王潤爲太尉開府儀同三司韓祖念爲司徒十一月大雨雪盜竊太廟御服十二月乙丑陳人來聘是歲殺河間王孝琬突厥靺鞨國並遣使朝貢於周爲天和元年

三年春正月壬辰太上皇帝至自晉陽乙未大

雪平地二尺戊戌太上皇帝詔京官執事散官三品已上各舉三人五品已上各舉二人稱事七品已上及殿中侍御史尚書都檢校御史主書及門下録事各舉一人鄴宮九龍殿災延燒西廊二月壬寅朔帝加元服大赦九州職人各進四級内外百官普進三級夏四月癸丑太上皇帝詔兼散騎常侍司馬幼之使於陳五月甲午太上皇帝詔以領軍大將軍東平王儼爲尚書令乙未大風晝晦發屋拔樹六月己未太上

皇帝詔封皇子仁機爲河王仁約爲樂浪王仁儉爲潁川王仁雅爲安樂王仁統爲丹陽王仁謙爲東海王閏六月辛巳左丞相斛律金薨壬午太上皇帝詔尚書令東平王儼録尚書事以尚書左僕射趙彦深爲尚書令并省尚書左僕射婁定遠爲尚書左僕射中書監徐之才爲右僕射秋八月辛未太上皇帝詔以太保任城王湝爲太師太尉馮翊王潤爲大司馬太宰段韶爲左丞相太師賀拔仁爲右丞相尚書傅俟莫陳相

爲太宰大司馬婁叡爲太傅大將軍斛律光爲
太保司徒韓祖念爲大將軍司空趙郡王叡爲
太尉尚書令東平王儼爲司徒九月己酉太上皇
帝詔諸寺署所繕雜保母姨高者天保之初雖
有優勑權假力用未免者今可悉蠲雜戶任屬
郡縣准平人丁巳太上皇帝幸晉陽是秋山
東大水人飢僵尸滿道冬十月突厥太莫婁室
韋百濟靺鞨等國各遣使朝貢十一月甲午以
晉陽大明殿成故大赦文武百官進二級免并
州居城太原一郡來年租賦癸未太上皇帝至
自晉陽十二月己巳太上皇帝詔以故左丞相
趙郡王琛配饗神武廟庭
四年正月詔以故清河王　河東王潘相樂十
人並配饗神武廟庭癸亥太上皇帝詔兼散騎
常侍鄭大護隨於陳三月乙巳太上皇帝詔以
司徒東平王儼爲大將軍南陽王綽爲司徒開
府儀同三司徐顯秀爲司空開府儀同三司廣
寧王孝珩爲尚書令夏四月辛未幸宮昭陽殿

災及宣光瑤華等殿辛巳太上皇帝幸晉陽五
月癸卯以尚書右僕射胡長仁爲左僕射中書
監和士開爲右僕射壬戌太上皇帝至自晉陽
自正月不雨至於是月六月甲子朔大雨甲申
大風拔木折樹是月彗星見于東井秋九月景
申周人來通和太上皇帝詔侍中斛斯文略報
聘于周冬十月立己巳以尚書令廣寧王孝珩爲
錄尚書左僕射胡長仁爲尚書令右僕射和士
開爲左僕射中書監唐邕爲右僕射十一月壬

辰太上皇帝詔兼散騎常侍李翥使於陳是月
陳安成王頊廢其王伯宗而自立十二月辛未
太上皇帝崩景子大赦九州職人普加一級內外
百官並加兩級戊寅太上皇后尊號爲皇太后
甲申詔細作之務及所在百工悉罷之又詔掖
庭晉陽中山宮人等及鄴下并州太官官口二
處其年六十已上及有癃患者仰所司簡放庚寅
詔天保七年已來諸家緣坐配流者所在令還
是歲契丹靺鞨國並遣使朝貢

五年春正月辛亥詔以金鳳等三臺未入寺者施大興聖寺是月殺定州刺史博陵王濟二月乙丑詔應宮刑者普免刑爲宮己又詔禁網捕鷹鷂及畜養籠放之物癸酉大莫婁國遣使朝貢己丑改東平王儼爲琅邪王詔侍中叱列長文使於周是月殺太尉趙郡王叡三月丁酉以司空徐顯秀爲太尉并省尚書令婁定遠爲司空是月行幸晉陽夏四月甲子詔以并州尚書省爲大基聖寺晉祠爲大崇皇寺乙丑幸鴈堂

自晉陽秋七月己丑詔降罪人各有差戊申詔使巡省河北諸州無雨處境內偏旱者優免租調冬十月壬戌詔禁造酒十一月辛丑詔以太保斛律光爲太傅大司馬馮翊王潤爲太保大將軍琅邪王儼爲大司馬十二月庚午以開府儀同三司蘭陵王長恭爲尚書令庚辰以中書監魏收爲尚書右僕射

武平元年春正月乙酉朔改元太師并州刺史東安王婁叡薨戊申詔兼散騎常侍裴獻之聘

干陳二月癸亥以百濟王餘昌爲使持節侍中
驃騎大將軍帶方郡公王如故己巳以太傅咸
陽王斛律光爲右丞相并州刺史右丞相安定
王賀拔仁爲録尚書事冀州刺史任城王湝爲
太師景子降死罪已下囚閏月戊戌録尚書事
安定王賀拔仁薨三月辛酉以開府儀同三司
徐之才爲尚書左僕射夏六月乙酉以廣寧王
孝珩爲司空甲辰以皇子恒生故大赦内外百
官普進二級九州職人普進四級己酉詔以開
府儀同三司唐邕爲尚書右僕射秋七月癸丑
封孝昭皇帝子彦基爲城陽王彦康爲定陵王
彦忠爲梁郡王甲寅以尚書令蘭陵王長恭爲
録尚書事中領軍和士開爲尚書令癸亥靺鞨
國遣使朝貢癸酉以華山王凝爲太傅八月辛
卯行幸晉陽九月乙巳立皇子恒爲皇太子冬
十月辛巳以司空廣寧王孝珩爲司徒以上洛
王思宗爲司空封蕭莊爲梁王戊子曲略并州
死罪已下囚己丑復改威宗皇烈皇帝謚號爲

顯祖文宣皇帝十二月丁亥車駕至自晉陽詔
左丞相斛律光出晉州道脩城戍
二年春正月丁巳詔兼散騎常侍劉環儁使於
陳戊寅以百濟王餘昌爲使持節都督東青州
刺史二月壬寅以録尚書事蘭陵王長恭爲太
尉并省録尚書事趙彦深爲司空尚書令和士
開録尚書事左僕射徐之才爲尚書令右僕射
唐邕爲左僕射吏部尚書馮子琮爲右僕射夏
四月壬午以大司馬琅邪王儼爲太保甲午陳
遣使連和謀伐周朝議未許六月段韶攻周汾
州剋之獲刺史楊敷秋七月庚午以尉琅邪王
儼矯詔殺録尚書事和士開於南臺即日誅領
軍大將軍庫狄伏連侍書御史王子宣等尚書
左僕射馮子琮賜死殿中八月己亥行幸晉陽
九月辛亥以大師任城王湝爲太宰馮翊王潤
爲太師己未左丞相平原王段韶薨戊午曲降
并州界内死罪已丁各有差庚午殺太保琅邪
王儼壬申陳人來聘冬十月罷京畿府人領軍

府、己亥車駕至晉陽、十一月庚戌詔侍中蕭
連子悅使於周、景寅以徐州行臺廣寧王孝珩
録尚書事、庚午以録尚書事廣寧王孝珩爲司
徒、癸酉以有丞相斛律光爲左丞相、
三年春正月己巳祀南郊、辛亥追贈故琅邪王
儼爲楚王、二月己卯以衛尉薛孫爲太尉、辛巳以
并省吏部尚書宜城元海爲尚書右僕射、庚寅以
左僕射唐邕爲尚書令、侍中祖珽爲左僕射、己
月勑撰玄洲苑御覽、後改名聖壽堂御覽、三月辛

酉詔文武官五品已上各舉一人、是月周誅冢
宰宇文護、夏四月周人來聘、秋七月戊辰誅左
丞相咸陽王斛律光及其弟幽州行臺荊山公
豐樂、八月庚寅廢皇后斛律氏爲庶人、以太宰
任城王湝爲右丞相、太師馮翊王潤爲太尉、蘭
陵王長恭爲大司馬、廣寧王孝珩爲大將軍、安
德王延宗爲大司徒、使領軍封輔相聘于周、戊
子拜右昭儀胡氏爲皇后、己丑以司州牧北平
王仁堅爲尚書令、特進許季良爲左僕射、彭城

王賁德爲右僕射癸巳行幸晉陽是月聖壽堂
御覽成敕付史閣後改爲脩文殿御覽九月陳
人來聘冬十月降死罪已下囚甲午拜弘德夫
人穆氏爲左皇后大赦十二月辛丑廢皇后胡
氏爲庶人是歲新羅百濟勿吉突厥並遣使朝
貢於周爲建德元年
四年春正月戊寅以并省尚書令高阿那肱爲
錄尚書事庚辰詔兼侍騎常侍崔象使於陳是
月業都并州並有狐狸多截人髮二月乙巳拜

左皇后穆氏爲皇后景午置文林館乙卯以尚
書令北平王仁堅爲錄尚書事丁巳行幸晉陽
是月周人來聘三月辛未盜入信州殺刺史和
士休南兗州刺史鮮于世榮討平之庚辰車駕
至晉陽夏四月戊午以大司馬蘭陵王長恭爲
太保大將軍定州刺史南陽王綽爲大司馬大
司馬太尉衛王儀大將軍司徒安德王延宗爲
太尉司空武興王普爲司徒開府儀同三司宜
陽王趙彥深爲司空癸丑祈皇祠壇壝蕃之內

忽有車軌之轍、按驗傍無人跡、不知車所從來、
乙卯、詔以爲大慶、班告天下、己未、周人來聘、五
月、景子、詔史官更撰魏書、癸巳、以領軍穆提婆
爲尚書左僕射、以侍中中書監叚孝言爲右僕
射、是月、開府儀同三司尉破胡、長孫洪略等、與
陳將吳明徹戰於呂梁南、大敗、破胡走、以免、洪
略戰沒、遂陷秦涇二州、明徹進陷和合二州、是
月、殺太保蘭陵王長恭、六月、明徹進軍圍壽陽、
壬子、幸南苑、從官暍死者六十人、以錄尚書事
高阿那肱爲司徒、景辰、詔開府王師羅使於周、
九月、校獵于鄴東、冬、十月、陳將吳明徹陷壽陽、
辛丑、殺侍中崔季舒、張彫、唐散騎常侍劉逖、封
孝琰、黃門侍郎裴澤、郭遵、癸卯、行幸晉陽、十二
月、戊寅、以司徒高阿那肱爲右丞相、是歲、高麗
靺鞨並遣使朝貢、突厥使來婚、
五年、春、正月、乙丑、置左右娥英各一人、二月、乙
未、車駕至自晉陽、朔、州行臺南安王思好反、辛
丑、行幸晉陽、尚書令唐邕等、大破思好、投火死、

焚其屍并其妻李氏丁未車駕至自晉陽甲寅
以尚書令唐邕爲録尚書事夏五月大旱晉陽
得死魃長二尺面頂各二目帝聞之使刻木爲
其形以獻庚午大赦丁亥陳人寇淮北秋八月
癸卯行幸晉陽甲辰以高勵爲尚書右僕射是
歲殺南陽王綽
六年春三月乙亥車駕至自晉陽丁丑烹妖賊
鄭子饒於都市是月周人來聘夏四月庚子以
中書監楊休之爲尚書右僕射癸卯靺鞨遣使
朝貢秋七月甲戌行幸晉陽八月丁酉異光趙
幽滄瀛六州大水是月周師入洛川屯芒山攻
逼洛城縱火船焚浮橋河橋絶閏月己丑遣右
丞相高阿那肱自晉陽禦之師次河陽周師夜
遯庚辰以司空蒲彥深爲司徒鮮律阿列羅爲
司空辛巳以軍國資用不足稅關市舟車山澤
鹽鐵店肆輕重各有差開酒禁
七年春正月壬辰詔去秋已來水潦人飢不自
立者所在付大寺及諸富戶濟其性命甲寅大

赦乙卯車駕至自晉陽二月辛酉括雜戶女年
二十已下十四已上未嫁悉集者隱匿者家長
處死刑二月景寅風從西北起發屋拔樹五日
乃止夏六月戊申朔日有蝕之庚申司徒趙彥
深薨秋七月丁丑大雨霖是月以水澇遣使巡
撫流亡人戶八月丁卯行幸晉陽雉集於御坐
獲之有司不敢以聞詔營邯鄲宮冬十月景辰
帝大狩於祁連池周師攻晉州癸亥帝還晉陽
甲子出兵大集晉祠庚午帝發晉陽癸酉帝列
陣而行上雞栖原與周齊王憲相對至夜不戰
周師斂陣而退十一月周武帝退還長安留偏
師守晉州高阿那肱等圍晉州城戊寅帝至圍
所十二月戊申武帝來救晉州庚申戰于城南
我軍大敗帝棄軍先還癸丑入晉陽憂懼不知
所之甲寅大赦帝謂朝臣曰周師甚盛若何群
臣咸曰天命未改一得一失自古皆然宜停百賦
安慰朝野收拾遺兵背城死戰以存社稷帝意
猶豫欲向北朔州乃留安德王延宗廣寧王孝

珩等守晉陽若晉陽不守即欲奔突厥群臣皆
曰不可帝不從其言開府儀同三司賀拔伏恩封
輔相慕容鍾葵等宿衛近臣三十餘人西奔周師
乙卯詔募兵遣安德王延宗爲左廣寧王孝珩
爲右延宗入見帝告欲向北朔州延宗泣諫不從
帝密遣王康德與中人齊紹等送皇太后皇太
子於北朔州景辰帝幸城南軍勞將士其夜欲
遯諸將不從丁巳大赦改武平七年爲隆化元年
其日穆提婆降周詔除安德王延宗爲相國委
以備御延宗涕泣受命帝乃夜斬五龍門而出
欲走突厥從官多散領軍梅勝郎中馬諫乃迴
之鄴時唯高阿那肱等十餘騎廣寧王孝珩襄
城王彥道遣至得數十人同行戊午延宗從衆
議即皇帝位於晉陽改隆化爲德昌元年庚申
帝入鄴辛酉延宗與周師戰於晉陽大敗爲周
師所虜帝遣募人重加官賞雖有此言而竟一
出物廣寧王孝珩奏請出宮人及珍寶班賜將
士帝不悅斛律孝卿居中受委帶甲以處分請

帝親勞，為帝撰辭，且曰宜慷慨流涕感激人心
帝既出，嘉衆將令之不復記所受言遂大笑
右亦群台將士莫不解體於是自大丞相已下
太宰三師六司馬大將軍三公等官並增員而
授或三或四不可勝數甲子皇太后從北道至
引文武一品已上入朱華門賜酒食給紙筆問
以禦周之方群臣各異議帝莫知所從又引高
元海宋士素盧思道李德林等欲議禪位皇太
子先是望氣者言當有苦易於是依天統故事

授位幼主

幼主名恒帝之長子也母曰穆皇后武平元年
六月生於鄴其年十月立為皇太子隆化二年
春正月乙亥即皇帝位時八歲改元為承光元
年大赦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帝為太上皇帝
后為太上皇后於是黃門侍郎顏之推中書侍
郎薛道衡侍中陳德信等勸太上皇帝往河外
募兵更為經略若不濟南投陳國從之丁丑太
皇太后太上皇自鄴先趣濟州周師漸逼丞相幼

主又自鄴東走己丑周師至紫陌橋癸巳燒城西門太上皇將百餘騎東走乙亥渡河入濟州其日幼主禪位於大丞相任城王湝令侍中斛律孝卿送禪文及璽綬於瀛州孝卿乃以之歸周又爲任城王詔尊太上皇爲無上皇幼主爲守國天王留太皇太后濟州遣高阿那肱留守太上皇并皇后携幼主走青州韓長鸞鄧顯等數十人從太上皇既至青州即爲入陳之計而高阿那肱召周軍約生致齊主而屢使人告言賊軍在遠已令人燒斷橋路太上所以停綏周軍奄至青州太上窘急將遜於陳置金寶於鞍後與長鸞淑妃等十數騎至青州南鄧村爲周將尉遲綱所獲送鄴周武帝與抗賓主禮并太后幼主諸王俱送長安封帝溫國公至建德七年誣與宜州刺史穆提婆謀反及延宗等數十人無少長咸賜死神武子孫所存者一二而已至大象末陽休之陳德信等啓大丞相隋公請收葬聽之葬長安北源洪瀆川帝幼而念善及長

頗學綴文置文林館引諸文士焉而言語澁吶無志度不喜見朝士自非寵私昵狎未嘗交語性懦不堪人視者即有忿責其奏事者雖三公令錄莫得仰視皆略陳大旨驚走而出每災異寇盜水旱亦不懸猥唯諸處設齋以此爲脩德雅言巫覡解禱無十乃初琅琊王舉兵人告者誤云庫狄伏連反帝曰此必仁威也又斛律光死後諸武官舉高興好堪大將軍帝曰思好喜反皆如所言遂自以策無遺筭乃益驕縱盛爲無

愁之典帝自彈胡琵琶而唱之侍和之者以百數人間謂之無愁天子嘗出見群厲盡殺之或剝人面皮而視之任陸令萱和士開高阿那肱穆提婆韓長鸞等宰制天下陳德信鄧長顒何洪珍參預機權各引親黨超居非次官由財進獄以賄成其所以亂政害人難以備載諸宮奴婢閹人商人胡尸雜戶歌舞人見鬼人濫得富貴者將萬數庶姓封王者百數不復可紀開府千餘儀同無數領軍時二十連判文書各作依

字不具姓名莫知誰也諸貴寵祖禰追贈官歲
一進位極乃止宮掖婢皆封郡君宮女寶衣玉
食者五百餘人一裙直萬疋鏡臺直千金競爲
變巧朝衣夕弊承武成之奢麗以爲帝王當然
乃更增益宮苑造偃武修文臺甚孀嬙諸宮中
起鏡殿寶殿璹瑁殿丹青彫刻妙極當時又於
晉陽起十二院壯麗逾於鄴下所愛不恒數毀
而又復夜則以火照作寒則以湯爲泥百工困
窮無時休息鑿晉陽西山爲大佛像一夜然油

萬盞光照宮內又爲胡昭儀起大慈寺未成改
爲穆皇后大寶林寺窮極工巧運之石填泉勞費
億計以牛死者不可勝紀御馬則繡以綵罽食
物有十餘種將合牝牡則設青廬具宰殺嚙而親
觀之狗則飼以梁肉馬及鷹犬乃有儀同郡君
之號故有赤彪儀同逍遙郡君凌霄郡君高思
好圭所謂駮龍逍遙者也犬於馬上設褥以抱
之鬬雞亦號開府犬馬鷄鷹多食懸邑鷹鳥之人
養之者稍割犬肉以飼之至數日乃死又於華林

園立貧窮村舍帝自弊衣爲乞食狗又爲窮兒之市躬自交易寫築西鄙諸城黑衣爲羌兵鼓譟走之親率內參臨拒或實彎弓射人自晉陽東巡單馬馳騖衣解髮散而歸又好不急之務曾一夜索蝎及旦得三升特愛非時之物取求火急皆須朝徵夕辦當執刀者因之貸一而責十焉時數日重傜役目繁人力既殫帑藏空竭乃賜諸佞幸賣官或得郡兩三或得縣六七各分州郡下逮鄉官亦多降中旨故有勑用州主簿勑用郡功曹於是州縣職司多出富商大賈競爲貪縱人不聊生爰自鄴都及諸州郡所在徵稅百端俱起凡此諸役皆漸於武成至帝而增廣正爲然未嘗有帷薄淫穢唯此事頗優於武成六初河清末武成夢大蝟攻破鄴城故索境內蝟宜以絕之識者以後主名聲與蝟相協亡齊徵也又婦人皆剪剔以着假髻而危邪之狀如飛鳥至於南面則髻心正西始自宮內爲之被於四遠天意若曰元首翦落危側當去西也又

爲刀子者刃皆淡細名曰盡勢遊童戲者好以
兩手持繩拂地而却上跳且唱曰高末高末之言
蓋吉凶民運祚之末也然則亂亡之數蓋有兆云
論曰武成風度高爽經笥弘長文武之宮俱盡
其力有帝王之量矣但愛狎庸豎委以朝權
惟藩滑之間遙侈過度滅亡之兆其在斯乎玄象
告變傳位元子名號雖殊政猶己出迹有虛飾
事非憲典聰明臨下何易可誣入河南河間樂
陵等諸王或以時嫌或以猜忌皆無罪而殞非

所謂知命任天道之義也後主以中庸之姿懷
易染之性永言先訓教匪義方始自繼祖至于
傳位隔以正人閉其善道養德所履異乎春誦
夏弦過庭所聞莫非不軌不物輔之以中宮妳
媼屬之以麗色淫聲繽紛之娛恣明淫之好
語曰從惡若崩蓋言其易武平在御彌見淪胥
罕接朝士不親政事一日萬機委諸凶族內侍
帷幄外吐絲綸威厲風霜志迴天日虐人害物
搏齒無猒賣獄鬻官溪壑難滿重以名將貽禍

忠臣顯戮始見浸弱之萌俄觀土崩之勢周武
因機遂混區夏悲夫蓋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
自然之理矣鄭文貞公魏徵惣而論之曰神武
以雄傑之姿始基霸業文襄以英明之略伐叛
柔遠于時喪君有君師出以律河陰之役權宇
文如反掌渦陽之戰掃侯景如拉枯故能氣攝
西隣威加南服王室是賴東夏宅心文宣因累
世之資膺樂推之會地居當壁遂遷魏鼎懷譎
詭非常之才運屬奇不測之智網羅俊乂明察

臨下文武名臣盡其力用親戎出塞命將臨江
定單于於龍城納長君於梁國外內充實壇場
無警胡騎息其南侵秦人不敢東顧既而荒淫
敗德罔念作狂爲善未能亡身餘殃足以傳後
得以壽終幸也胤嗣不永宜哉孝昭地逼身危
逆取順守外敷文教內蘊雄圖將以牢籠區域
奄一函夏享齡不永勣用無成若或天假之年
足使秦吳旰食武成即位雅道陵遲昭襄之風
灌焉已墜洎乎後主外內崩離衆潰於一陽身

禽於青土天道深遠或未易談吉凶由人抑可
揚搉觀夫有齊全盛控帶遐阻西苞汾晉南極
江淮東盡海隅北漸沙漠六國之地我獲其五
九州之境彼分其四料甲兵之衆寡校帑藏之
虛實折衝千里之將帷幄六奇之士比二方之
優劣無等級以寄言然其太行長城之固自若
也江淮汾晉之險不移也帑藏輸稅之賦未虧
也士庶甲兵之衆不缺也然而前王用之而有
餘後主守之而不足其故何哉前王之御時也
沐雨櫛風極其溺而救甘共禁令信賞必罰安而利
之既與共其存亡故得同其生死後主則不然以
人從欲損物益己彫墻峻宇酣酒嗜音酖肆變
於宮園禽色荒於外內俾晝作夜罔水行舟所
欲必成所求必得既不勞物又暗於聽受忠信
不聞萋斐必入視人如草芥從惡如順流侯閹
處當軸之權婢媪擅迴天之力賣官鬻獄亂政
淫刑刳剖殺於忠良祿位加於犬馬讒邪並進
法令多闇持黜者非止百人搖樹者不唯一手

於是土崩瓦解衆叛親離顧瞻周道或不西歸之志方更盛其宮觀窮極荒淫謂黔首之可誣指白日以自保馳倒戈之旅抗前歌之師五世崇基一舉而滅豈非鐫金石者難爲功摧枯朽者易爲力歟抑又聞之白王天無親唯德是輔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齊自河清之後逮于武平之末土木之功不息嬪嬙之選無已征稅盡人力殫物產無以給其求江海不能贍其欲所謂火既熾矣更負薪以足之數既窮矣又爲惡以促之欲求大厦不燔延期過曆不亦難乎由此言之齊氏之敗亡蓋亦由人匪唯天道也

帝紀第八

此卷與北史同

北齊書八

H953.2
4014